

【蒲公英之火】

一百个橱柜

(美) 威尔逊 (N.D. Wilson) 著

吴雪 译

100 
Cupboards



哈利·波特之后，魔幻再度来袭

这里有100扇通往100个奇异世界的大门，你敢进吗？
与女巫对决，和骑士并肩作战。在神魔两界，为正义而战。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一百个橱柜

(美) 威尔逊 (N.D. Wilson) 著
吴雪 译

100 
Cupboards

【蒲公英之火】

Yibai Ge Chugui
Pugongying zhi Huo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百个橱柜②: 蒲公英之火 / (美)威尔逊著; 吴雪译. 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 4
ISBN 978-7-5463-8792-5

I. ①一… II. ①威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3284号

DANDELION FIRE (100 Cupboards #2)

by N. D. Wilson

Copyright © 2009 by N. D. Wilson

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Random House Children's Books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, New York.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's Books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SHANGHAI XIRON MEDIA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 07-2012-3701

一百个橱柜②: 蒲公英之火

威尔逊 著

出版策划: 刘 刚

项目统筹: 张岩峰 郝秋月

责任编辑: 于媛媛

责任校对: 范 迪

封面设计: 樊 瑶
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(www.jlpg.cn/yiwen)
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, 邮政编码: 130021)

发 行: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
(http://shop34896900.taobao.com)

总 编 办: 0431-85656961

营 销 部: 0431-85671728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3

字 数: 33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

目 录

律师的来信	❖	Chapter 1	1
亨利看不见了	❖	Chapter 2	13
独自行动	❖	Chapter 3	23
死里逃生	❖	Chapter 4	35
第七子之梦	❖	Chapter 5	49
再出发	❖	Chapter 6	61
可怕的大流士	❖	Chapter 7	71
不速之客	❖	Chapter 8	83
高空跌落	❖	Chapter 9	103
罗和娜拉	❖	Chapter 10	115



全家齐出动	❀	Chapter 11	131
家人都不见了	❀	Chapter 12	143
踏上寻找之路	❀	Chapter 13	157
遇到迦勒	❀	Chapter 14	171
一路凶险	❀	Chapter 15	183
誓死卫国	❀	Chapter 16	193
血脉相连	❀	Chapter 17	207
精灵们的商议	❀	Chapter 18	221
梦中梦	❀	Chapter 19	235
父亲所在的城市	❀	Chapter 20	249



混乱的精灵大会	❖	Chapter 21	263
奇特的门	❖	Chapter 22	275
爆发出新力量	❖	Chapter 23	287
亲人团聚	❖	Chapter 24	299
命名仪式	❖	Chapter 25	315
取回圣箭	❖	Chapter 26	325
黎明的到来	❖	Chapter 27	341
小聚后的道别	❖	Chapter 28	355



➤ 律 师 的 来 信 ◀



亨利·约克已经领教过了堪萨斯州的奇特，见识过了他认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。这都没什么了不起。堪萨斯州并不害怕。

亨利坐在离地面二十英尺高的地方。他刚刚设法推开了谷仓阁楼上沉重的大门，在掸去了手上沾着的红色铁锈和水垢之后，坐在了落满灰尘的厚木板上，遥望着外面已经成熟的麦田。亨利的双脚悬空，堪萨斯州趴在脚下。

自亨利走下从波士顿开来的巴士的那一刻起，短短几个星期，他已经改变了许多。他被桃蒂姨妈搂得喘不过气来，然后被带到农场的一座大房子里，带到房子里的阁楼上——那里可以通往新世界。他的样子也不太一样了，不单单是因为划过他整个手指的伤口。虽然没有必要，可他却控制不住地去拉扯伤口。下巴上的伤口要更显眼一些，已经开始结痂。他不喜欢碰触这些伤痕，却又躲不开。特别是耳朵下方的那条，已经缩得如指尖一般大小，摸上去像草皮一样。

亨利·约克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他的想法。他一直坚信不疑的事情好像已不再是真的了。一个始终像台缓慢而稳定甚至是枯燥的机器的世界，一下子就降临在他的生命里，想要驯服它又有些遥不可及。他曾在阁楼里揭开了一面满是橱柜门的墙，到现在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，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世界是不是正确。他什么都知道了。奇怪的是，这比他什么都知道的时候要舒服得多。

一个月前，从波士顿开来的巴士上走下来，他紧张地坐在这里，脚跟一下又一下地磕着谷仓的墙壁。一个月前，他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击中棒球。有东西在他身边喘气，亨利转过头去。一个月前，世界还很正常，身边这样的生物根本就不存在。

雷棍粗声地嗅来嗅去，蹲坐下来。它的翅膀收了起来，贴住木炭一样的粗糙皮肤，而它迟钝的角，像往常一样，举向空中。

亨利笑了起来。他看见动物的时候总会笑。它真的很骄傲，也真的对自己的外表毫不知情。至少亨利认为是这样。身子像一只腊肠犬，却长着翅膀



以及和犀牛一样的脸与皮肤，实在同漂亮挨不上边，但这并不妨碍它像孔雀一样骄傲和倔犟。就像是一只来自仙境的猎犬，它自己找到了亨利，在橱柜里将阁楼的墙壁撞开。雷棍是这一切的开始，那个将雷棍送来的人是这一切的开始。亨利想不出来这个人可能是谁。

“你知道你长得有多奇怪吗？”亨利问道，他伸过手去抓住了它脖子周围一圈松弛的皮肤，这感觉就像是抓了一团面在手里。他稍稍用力，雷棍闭上黑色的眼睛，低低的呻吟从它的胸膛闷闷地传了出来。

“我真想看看你飞的样子。”亨利说，“你知道我会看到的。”他看了看下面，又看回雷棍。他可以推它一把，这样它就必须飞起来。但是它的骄傲绝不允许自己这样做，它宁可紧紧夹住翅膀跌落在下面茂密的草丛里。

“总有一天。”亨利说。

午后的太阳渐渐地落下去，亨利知道不久谷仓的阴影便会完全遮住整片空地。更糟的是，不久这片田野、这个谷仓和整个堪萨斯州便都会成为他过去的一部分了。他的父母已经从命运多舛的脚踏车之旅归来有段时日，但他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。这并不稀奇。他们每次结束摄影之旅的前一段时间，他就很少能收到他们的消息。他们这次想方设法被人绑架的事实，可以让他们的归来显得更加疯狂，也能令他们暂时放心地不去惦记他。但不会一直是这样。一旦他们另有安排，他可能根本不会被送来和表姐妹们在一起。现在，他们回来了，就不会丢下他一个人在堪萨斯州上学，甚至连过完这个夏天都不可能了。他要回到波士顿，重新拟一份维生素摄入表，换一个保姆，然后回到寄宿学校。有可能是一家新学校。他的第三家。

“爸爸妈妈。”他还是会不自觉地这么想。他们会不会打算告诉他，是外公在阁楼上发现了自己？不太可能。亨利不在乎自己是被收养的，但他很难不在意自己的父母从未有过真正为人父母的表现——起码不像法兰克姨丈和桃蒂姨妈对他们的孩子那样。亨利一直都很清楚，自己在爸爸妈妈的优先名单上。

昨天，他在电视上看见了爸爸妈妈。当时，他正在搅拌自己碗里的麦



片，听着他最小的表妹安娜塔西娅抱怨着理查，这时法兰克姨丈叫他。他匆忙地赶过去，刚刚踏入房间，法兰克姨丈就指给他看。他手指之处，一个电视演播室的沙发上，坐着菲利普和乌苏拉，他们边笑边点头，双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。乌苏拉一直看着镜头。她长得很像桃蒂姨妈，但是脸部的线条要硬朗一些。他们两个谈起自己惊人的耐力，谈起骑车穿越安第斯山脉是多么困难重重，谈起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完成旅途的希望，哪怕是在哥伦比亚被绑架之后。他们还谈起了自己图书的销量，以及他们与电影代理人讨论的内容。

一般来说，亨利会记住他们说的所有话。但现在他只听见了两件事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

“你们现在变得更亲密了吗？”女主持人问他们。

“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？”

乌苏拉向前倾，菲利普向后靠。

“你知道，”乌苏拉说，“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全都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彼此。不过，我们首先需要重新了解自己。”

菲利普点点头。

亨利很清楚自己非常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

这时女主持人问起了他们。

“你们两个还有个儿子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菲利普说道。

乌苏拉笑了起来，“我们的小亨利。”

“那一定是相当动人的团聚场面。你们再次见到他，有什么感受？”

“哦，太棒了。”乌苏拉说，“高兴，从里到外的高兴。”

“激动。”菲利普这么说。

这种感觉很奇怪，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说谎。法兰克姨丈站在后面拍拍他的肩膀，桃蒂姨妈也抱了抱他。安娜塔西娅张大了嘴，而潘妮洛普这个最年长、也是对他最关心的一个，在能够出声说话之前掐了她自己一下。恒莉爱塔将卷发理到身后，盯着他。他们两个曾一起打开橱柜门，跪在阁楼





上，观察着橱柜后面那个奇怪的世界。她一直在测试他，好奇他是不是也有软弱的时候。亨利知道她一直等着看自己伤心的那一刻。他不会，至少，那一刻不会。理查一直很喜欢往外跑，几步就走出了房间。

“我要怎么做？”亨利看着雷棍问道，“我不能再留在这里，你也不能和我一起走，就算你想也不行。你会被卖进动物园，或者是马戏团。”

一阵热风拂过田野，掀起的麦浪像是一片波动的凝固了的液体。雷棍没有睁开眼睛，鼻孔却张大了。

“理查更可怜。”亨利接着说。这个随他一起从橱柜里回到堪萨斯州的瘦弱男生，在他心里占有很重的分量。“除非他永远生活在这个世界里，否则他只能回到橱柜那边。也有可能再次从橱柜里钻出来之后，发现那里并不是自己的家，而是别的什么地方。如果在他离开之前安娜塔西娅没先杀了他的话。”

楼下，从谷仓的另一边传来破旧的大门被推开的声音。

“约克家的亨利！”法兰克姨丈喊道。

亨利转过身：“什么事？”脚步声在他身下穿过厚地板传来，然后停住。旧梯子的阶梯发出哀叹。

离亨利和雷棍五英尺远的地方，法兰克姨丈的头冒了出来。亨利笑着看他，法兰克姨丈可没有笑。他的目光直接越过他的外甥，穿过敞开的大门，一直落在田野上。他拖着细瘦的身子走了上来，先是摸了摸雷棍的下巴，然后坐在了亨利的身边。他看着天空惆怅了许久，然后看向那一片麦海。

“小心点，亨利。”他说道，“这么美丽的地方有可能浸入你的骨头里。如果你不小心，离别时会非常伤心。”

亨利仔细看着姨丈的脸，消瘦而坚韧，迷蒙的眼睛望着地平线，好像水手在寻找一片他知道永远也找不到的陆地。姨丈的表情并没有很好地诠释他刚才说的话。永远都是这样。他的姨丈在还是一名少年时，突然跌进了堪萨斯州，是橱柜的另一名受害者。亨利禁不住想，自己要修炼到法兰克姨丈这





种程度还需要多久？修炼到他好像是一件借出去却永远不必归还的东西；修炼到虽然与周围格格不入，却又能安顿下来；修炼到灰头土脸也不在乎。可是，法兰克姨丈至少还有回忆，他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麼，虽然他从没有提起过。亨利连回忆都没有。

法兰克按了按指关节，向后靠了过去，“你能听出来田野什么时候是绿色的，什么时候变成金色。它们的声音不一样。绿色的田野是沙沙的，金色的是刷刷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可以大丰收？”亨利问道。

“快了。”法兰克回道，“当金黄色转成白色的时候。你可以看见收割机在田间滚动，不过你是见不到全都收割完毕的时候了。”

亨利看着风的杰作，“我必须走了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希望可以留下来。”

“哦，”法兰克说，“如果你的希望是马的话就好了。”

亨利看着他，“为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
“那样，我就会有一匹马了。”

亨利差点笑出声，他也曾经希望过能有一匹马。在他身边的雷棍哼了几声。它仍然蹲着，张着嘴，头垂了下来，鼻子不再朝天翘。亨利转身看向它这边。“真希望我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。”亨利说，“我已经忍受不了一直待在屋子里了。每次电话一响，我都认为是有人来接我了。”

“七月三日。”法兰克说，“还有两个星期，今天刚收到的信。”

“什么？”亨利问道，“为什么是三号？谁寄的信？”

法兰克伸直了腿，将手插进牛仔褲的口袋里。他掏出一个暖烘烘皱巴巴的信封，将它放在亨利的腿上，“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消息的。这是律师发来的。菲利普和乌苏拉已经分道扬镳了。他们下星期要安排讨论监护权的问题。等他们决定好了谁是你的监护人，你就该离开了。”

亨利打开信开始看。抬头写的是他的姨妈和姨丈，信里的内容除了法兰克姨丈刚刚告诉他的，也没什么新鲜的了。





“还有两个星期。”亨利说，“我会想念烟火的。”

“有可能还不到。”法兰克说，“两个星期月亮只绕整个地球半圈而已。”

他们两个就这么坐着，雷棍在一边哼哼。过了一会儿，法兰克站起来伸了个懒腰。

“安娜塔西娅会来叫你吃晚饭。”他说完，朝梯子走去。

亨利点点头。他并没有目送姨丈离去。

他听见安娜塔西娅的声音时，腿仍然悬在门廊外，不过人已经躺了下来。他坐起身看了看手上的信，然后把它叠起来放进信封里。

“亨利！”安娜塔西娅又叫了一遍。

“来啦！”他喊着，将信封丢进风中。他看着信封在空中翻了几个翻儿，掉进了谷仓旁边摇曳的、高高的草丛中。“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吧。”他低语着站起身来。

他任由雷棍在这里呼呼大睡，顺着梯子爬了下来。安娜塔西娅已经回到屋子里去了。

餐桌旁挤满了人，不过似乎只有安娜塔西娅想要讲话。亨利和理查坐在一边，对面是亨利的三个表姐妹。理查穿着紧身的黄色运动衫，正面有一个奔跑中的小马图案，是他强行管安娜塔西娅借来穿的。此刻，他正玩弄着腕子上的蓝色疤痕。法兰克姨丈手里举着叉子，出神地坐着。桃蒂姨妈笑着盛了黄油面条在盘子里，顺手递了过来。亨利看着潘妮洛普。她拨开长长的黑发露出脸庞，也抿住嘴唇看着他笑。恒莉爱塔坐在她的旁边，松散的卷发和下巴一起搁在手上。她又看了亨利一眼，两个人眼神对视的一霎，她立刻看向原本放着自己盘子的位置，她妈妈刚好将盘子放了回来。她的另一边坐着安娜塔西娅，她坐在椅子上显得更矮了，正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。

“亨利走了以后，我们必须接照顾雷棍的重担，对不对？你早就应该给他取个名字了，亨利。我会给你写信，告诉你我们给它取的新名字。你





希望收到我的信吗？”

亨利看着她耸了耸肩。她又看向理查。

“我们要拿理查怎么办呢？”安娜塔西娅问道，“他不能永远住在这里，穿着我的衣服。”

“不许无礼。”潘妮洛普说。

安娜塔西娅十分吃惊：“我没有。对吧，妈妈？”

桃蒂点点头，“要有礼貌。”她递过来最后一个盘子，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偶尔会叹一口气。她的卷发落下来挡住了前额。

“我没有不讲礼貌。”安娜塔西娅说，“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。我们应该用橱柜把他送回去。”

“安娜塔西娅！”桃蒂厉声说道。

理查抬起头，在他消瘦的脸上，疤痕在黄色运动衫的衬托下更明显了。

“如果你们打算讨论关于我的话题，”他说着扬起一条眉毛，“我还是不要在场比较好。”

“你不用这么做。”桃蒂飞快地说。

“我想要拿回我自己的衣服。”安娜塔西娅悄悄地说。

“法兰克？”桃蒂问道，“你能回神了吗？回到这个世界里，回到我们身边。就现在这一会儿。”

法兰克深吸了一口气，清醒过来，“就算我们很想，也没有办法把他送回去。没有外公房间里的橱柜就不行，我可不想再用电锯了。而阁楼上的橱柜门又太小，我们就算把他叠成现在的三分之一，也没有办法塞进去。”

“真不敢相信我们居然在谈论这些。”桃蒂说，“法兰克·威利斯，你保证过要用灰泥把那些橱柜封上的，而且没有人会再动穿过它们旅行的念头。你希望节外生枝吗？”

法兰克一动不动地呆坐了一会儿，不再咀嚼，手也悬在盘子的上方。最后，他开口说道：“没关系。我们又没有外公房间的钥匙。”他用叉子重新卷了些面条送进嘴里。

亨利也在想同样的事。他的阁楼卧室里有一面满是橱柜门的墙，没有



一扇是通往波士顿的，但是其中一个通向 he 出生的世界，那里也是雷棍的老家。但这些都不重要。那些在他阁楼墙上的橱柜就像是小窗户，将其他世界和这个世界连接起来，但这对 he 却没有什 么益处，除非它们可以通往外公房间那个大小足以令他爬过去的橱柜。他有一本外公的笔记，上面记着他的每扇小门和大橱柜组合在一起可以通往什么地方，可是没有外公房间的钥匙，一切都是白费。

“恒莉爱塔有钥匙。”安娜塔西娅说，“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上百次了，可你们就是不听。”

恒莉爱塔重重地将叉子摔在桌子上，翻了个白眼，“我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钥匙不在她平时藏东西的地方。”安娜塔西娅继续说，“不过我会找出来的。”

亨利站了起来，“你介意我回房间去吗？”他问姨妈说，“我不是很饿。”

桃蒂看了看他的脸，扬起了一条眉毛：“你打算做什么？”

亨利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“没事。”他说，“我又没有外公房间的钥匙。”

亨利走上陡峭的楼梯到了二楼以后，停住了脚步。安娜塔西娅的声音和恒莉爱塔的混在一起，他用力将这些噪声逼出自己的脑海。他盯着外公房间那没有把手的门。不管是撬是锯还是下诅咒，它都关得紧紧的，没有钥匙根本别想打开。想要找出自己来自哪里的任何一丝希望，都关在那扇门的背后。

亨利游荡到栏杆边，站在那些破碎的木板前。他用脚趾戳了戳残破的毯子，那是法兰克用电锯造成的。他曾经躺在那里，被恩多的妮米安用手掐住了脖子，她的血滴在他的脸上，像被硫酸灼烧一般。他的喉咙随着记忆有些发紧，胃也绞痛起来。他浑身颤抖，急忙跑回到陡峭的楼梯口，爬上了通往阁楼的梯子。

还有比回到波士顿更糟的事情。





在狭长、弯弯的阁楼里，理查的睡袋和一小包借来的衣服都靠墙放着，紧挨着亨利的小屋。理查想睡在亨利床头的地板上，但现在这种安排已经很像是共享一个房间了，亨利有些不大乐意。

一走进小屋，亨利就习惯性地跑去做一个几乎成了进门仪式的动作。他打开了灯，退后几步，以便检查那堵布满了橱柜门的墙。99扇各种各样、大小不一的门也看着他。他的目光先是落在墙中间那扇带有两个罗盘转钮的门。这扇门并不是最华丽的，但是，一旦组合正确，墙上的任何一扇门都可以和楼下外公房间中那个比较大的橱柜相连。这扇门，曾经是雷棍进入堪萨斯州的入口。

在扫视过了深条纹嵌着明亮石头的门、油漆斑驳和铁链生锈的门，以及各种颜色、各种花纹、各种形状的门之后，亨利才向自己的床边走去。他将床从墙边挪开，因为床将最下面的两排门都挡住了。他屏住呼吸，强迫自己蹲下来，直勾勾地看着最下面一排中间那扇带着金色把手的黑门。这是8号门，通往恩多。

亨利用手仔细地检查了法兰克姨丈用来将门封住的四颗螺丝钉，然后很快站起来，用床腿将它抵住，这才敢重新呼吸。他知道妮米安已经不再在那扇门之后了。她藏在他的表妹随意挑选的一扇门背后，当时他和女巫都已经失去了意识。他听说了这个故事，听他们描述棒球棍是怎么打中她的头，而她的皮肤又是多么冰冷。安娜塔西娅那时一直坚持他们应该用刀砍断她的脖子，可最后还是没有这么做，因为害怕女巫会醒过来，所以他们将她扔进了橱柜，扔进橱柜后面某个不幸的世界里。女巫已经不在恩多的世界里了，可是，亨利还是觉得有那几颗螺丝钉才可以安心。

亨利恢复呼吸之后，找到了56号门打开了它，那扇门通往一个叫做博达山的地方。他坐在床上，等着另一个世界的微风吹过来。一般都是这样，当他闻到苔藓和雨的味道，又或者是一阵可以掀倒冷气扇、从整片的树林拂过的大风围在他的身边时，亨利才会认为自己切切实实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。

亨利倒在床上叹了口气。那些门令他害怕，却又牢牢地吸引着他，其中



一扇门的后面就是他出生的地方，他的兄弟姐妹也在那里。至少有六个哥哥，如果他相信那个住在冷冰冰的石室里的老巫师的话。亨利将这些回忆挥走，继续看着面前的门。他没有理由相信自己出生在一个美好的地方，也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家人都还活着，就算真的都还活着，他们可能也不会留下他。有人要的小婴儿通常是不会被塞进橱柜里的。

那个世界里还有雷棍。雷棍是用来寻人的动物。有人还想要找到他。

亨利用力深吸一口气，然后鼓起腮帮子。

为什么法兰克姨丈放弃了回去的努力？他也害怕了吗？不过法兰克姨丈已经有了桃蒂姨妈和自己的女儿。而且也没有人在两个星期之后就将他送上前往波士顿的巴士。

“两个星期。”亨利大声说。他看向房间的一角，一个星期以前，法兰克姨丈留下了一小卷铁丝网，还有一桶五加仑的灰泥。铁丝网是用来罩住橱柜，以便挂住泥浆的。法兰克把它们放在这里之前，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。他搅拌好了灰泥，却只把它扔在那里。现在，那个桶已经像石头一样硬了。

“等我满了十八岁还可以回来。”亨利说。不过他不认为法兰克能离开桃蒂这么长时间。也许几年，最多超不过五年。

有人沿阁楼的梯子爬了上来。亨利从床上坐起来，悄悄地关上了打开的橱柜门。

他的卧室门被推开，恒莉爱塔走了进来。她的胳膊底下夹着雷棍。雷棍立刻轻快地跳下来，蹦上了亨利的床。

恒莉爱塔闻了闻屋子里的气味，她的目光看向通往博达山的橱柜。他们已经有一阵没有说过话了，有那么一刻，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。

“恒莉爱塔，”亨利说，“我想要外公房间的钥匙。”

她迎上亨利的目光，直直地看过去。

“没必要对我说谎。”亨利继续说，“事情到最后变得真是一团糟，我很清楚自己没有藏起它。你是唯一一个可能藏起钥匙的人。”

